

桃花债

大风刮过

作品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红尘一梦，仙契线断

谁是谁的劫，谁欠谁的债

千年前的局

只为一场相逢的等待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flp.net.cn>

桃花债

大风刮过
作品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flapnet.c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桃花债 / 大风刮过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6.1

ISBN 978-7-5190-1123-9

I. ①桃… II. ①大…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27214 号

桃花债

作 者: 大风刮过

出 版 人: 朱 庆

终 审 人: 奚耀华

责任编辑: 蒋爱民

封面设计: 杨祎妹

复 审 人: 胡 笋

责任校对: 傅泉泽

责任印制: 陈 晨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电 话: 010-85923066 (咨询) 85923000 (编务) 85923020 (邮购)

传 真: 010-85923000 (总编室), 010-85923020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lapnet.cn> <http://www.claplus.cn>

E - mail: clap@clapnet.cn jiangam@clapnet.cn

印 刷: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620 × 889

1/16

字 数: 150 千字

印张: 16

版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90-1123-9

定 价: 36.00 元







他在海島仙府門外的
仙樹下站着

向我輕輕一笑

恍若東風拂過

三千桃花灼灼開放

楔子

“少爷。”王头儿看着我，红黑的面皮上有两三个肿包，络腮胡子梢儿上汗珠摇摇欲坠。

现在虽然立了秋，中午的日头丝毫不比三伏天的弱。秋蝉扯着嗓子叫，地上的热气烘得脚酸。

“少爷，小的们奉少爷令在这里埋伏一上午，究竟有什么任务可待，还望少爷明示。”

我捏死一只正在脸颊上喝血的蚊子，抹了一把汗，阴恻恻一笑。

“少爷我今天要劫一个人，就从这条道上过。等车马一出现，你们蒙了脸冲出去，务必活捉。”

〔目 录〕



番外 活神仙 · 242	第玖章 · 239	第捌章 · 227	第柒章 · 199	第陆章 · 154	第伍章 · 105	第肆章 · 069	第叁章 · 031	第貳章 · 005	第壹章 · 001	楔子 · 1
--------------------	--------------	--------------	--------------	--------------	--------------	--------------	--------------	--------------	--------------	-----------

第

壹

章



我本是天庭的一个自在散仙，虚受封号广虚元君。因为封号拗口，天庭上的仙都喊我宋珧元君。

宋珧是我未成仙前的本名。

我在凡间为人时，也是个闲散自在的人。那时候少年气盛，招摇过市徒做风流，本来和“道”字八竿打不到一撇。某一日，太上老君开炉取丹时不甚手滑，落了一颗金丹下界。金丹正好落入集市某面摊的汤锅，面摊老板只当是块天降的鸟屎，拿大勺子将汤锅一搅，连面带汤水盛了一碗。不幸吃面的那个客人，就是我。

我现在都很钦佩自己当时熊熊“饿火”的浓烈，居然烧花了我的眼，老鼠屎大的金丹就那么被我顺着汤水咽了。

于是当天晚上，金乌西沉、广寒初现时，我顶聚三花，足涌祥云，飞升了。

从此成了个仙。

仙使引我去凌霄殿拜见玉帝时，玉帝道：“仙有仙根，一者是修来的，二者是生来的，还有一者是捡来的。”

白捡来的神仙没有号可封，天庭的诸公便就着名字喊我一声宋珧仙。

凡间极东的一块地从田变海又从海变回田了好几遍后，承蒙玉帝抬举，赏了我一个封号广虚元君。众位仙僚们喊宋珧仙早喊熟了口，看见我这张脸怎么也吐不出“广虚”两个字来，都称我宋珧元君。一来二去，连本仙君自己都把那个封号忘了。某一日，东华帝君设茶宴，下了一张文绉绉的帖恭请广虚元君仙趾，我拿着帖对送信的青鸟道：“广虚元君是哪位，怎么错把帖发到我宋珧元君府了。”

凡间有俗话说，逍遥自在好似神仙。天庭仙友众众，光阴只是浮云。一日复一日，直到某天，太白星君到本仙君府上，说玉帝有密旨命他转传于我。玄率府的后花园，太白星君在云霭浮动处向我道，天枢星君与南明帝君因某事获罪，已被玉帝在诛仙台斩断仙根，打下凡界了。

听闻稀罕事，我自然要先一怔，然后当然要问最要紧的一点：“敢问他二位犯了何罪，怎的会一同被打下凡界？”

金星默不作声。

我便识趣地不再探问，只同情地一叹：“唉，真是想不到，那这二位来日还可回天庭吗？”

我这般感叹，并非虚情假意。当真是想不到天枢星君和南明帝君竟会被打下天庭。南明帝君平日一副庄严肃穆、高高在上的架势，天枢星君一派清雅无尘的形容，这样的二位怎会生出违逆天条的事来？

金星道：“两君之罪，尚不能如此了结，玉帝仁慈，给他们一个补过的机会。让其落入凡尘一世历尽劫数。倘若能看破心魔幡然悔悟，仍可再修仙道重入天庭。因此玉帝降旨，请广虚元君也入凡尘走一趟。”

我愕然：“为什么？”

金星捋须一笑：“玉帝思来想去，到凡间设劫惩戒，交于元君最妥当。”

我明白了，本仙君与南明帝君和天枢星君都有些过节，玉帝一定是

相中我这一点。

我拧起眉头，叹息道：“我与两位上君相交千年，怎能忍心设劫为戒。”

金星捻须一笑：“玉帝曾与本君道，元君下界自染凡尘点透仙友，待返天庭后，拟降旨褒奖，亲封广虚天君。天枢和南明回了天庭，初为散仙，还当由天君引递开导。”

玉帝的条件开得不错，下界一趟，本仙君能捞到个上君的封衔做，都说做神仙清静无为，偶将浮衔一升，不失为一件快事。我再叹息道：“也罢，虽受一世情苦，点出无上仙法，同为仙友，只得忍下心痛，勉强为之。”

六七日后，玉帝又派命格星君教导我此番下界当做之事。

玉帝在两君贬落凡间时，就在凡间给我准备了一副躯体。我要唱的那个角儿，是南明和天枢面前的一座挡路山，头顶的一根拆散棒。南明帝君此生是一介英武不凡的勇夫，天枢星君生做一位孱弱文秀的公子，两人从少年时开始情义深重，不求同日生只愿同日死。本仙君便负责在半路中插进一杠子，他二人合时我拆散，互传音信我打断。令其今生无成事，唯余无尽痛与苦。

我将这出烂戏在心中横竖琢磨，怎么琢磨都觉得我才是那个该上诛仙台的。

又十几日过后，下界的时辰已到，众仙友送我到南天门。我在天门外携起衡文清君的手：“这一趟去，数日便回，府里的琼露可给我留着些。”

衡文清君眯起眼笑：“放心，定留着给你接风。”将手在我肩上一拍，凑近了些，“只是你这次下去，千万要固本守元，稳住仙性，万不可动摇仙根。”

我怔道：“什么？”

衡文清君一副清雅嘴脸笑得败絮尽现：“还装，全天界哪个不知道，天枢星君这一世注定颠沛苦楚。你须日日夜夜伴他左右，使他不得片刻安宁。”

日日夜夜？那岂不是我也同样不能安生？做长工还得有个喘气的时间。

我直觉不对。

衡文抬袖拦住我去路：“你做什么？”

我闪身避开他的阻挡：“去找玉帝，此事我不做了！”衡文道：“事到如今才说不做，早由不得你了。”他幸灾乐祸一笑，劲风袭来，我一个立足不稳，倒扎跟头翻下天门。

第

二

章



丙子年五月初二，本仙君踩着一朵祥云降至尚川府上空。徐风乍起，路人仰头观望，皆缩颈疾奔，摊贩手忙脚乱，我模糊听得一声叫喊：“天阴有雨，赶紧收摊回家！”

世人愚钝，本仙君不与他们一般见识。

命格星君引我飘到东郡宁平藩王府上空，指着王府后花园的某处道：“此是元君的肉身。”

后花园里摆着一张躺椅，两个几岁的小儿正围着一个一动不动的人爬上爬下。这个一动不动的是藩王的小公子李思明，也便是日后的本仙君。我仔细瞧了瞧，眼神空洞神色呆板，头上还被两个小儿插满了花花草草：“此人……似乎是个傻子。”

命格星君干笑道：“咳……此肉身专为元君准备，元君未附体前自然无魂无魄，只会吃喝拉撒。时辰已到，请元君速去附体。”不待本仙君再说什么，念起经诀，弹指为上，本仙君眼前金光陡现，火石电光间被经诀激向花园。

几千年前十分熟悉的感觉蔓延周身，本仙君附体功德圆满。

轻飘飘做了几千年神仙，再世为人，足踏实地，头顶方圆，四肢熟悉的沉重，五味在胸，尘音入耳，竟十分踏实、亲切。

身上沉沉的东西在扭动攀爬，我睁开眼，先看见张小脸，一双圆眼滴溜溜转了转，咧着缺了两颗牙的小嘴很讨人嫌地笑，乌黑的小爪子举着一块黑泥，向我口中送过来。

“嘿嘿，小叔叔乖乖吃了它。小叔叔乖乖吃了它。”

我慈祥一笑，抬手拍拍他脑袋：“乖乖，从小叔叔身上下来，回去找你爹妈。”

圆溜溜的眼眨巴两下，歪起小脑袋看我。我侧身，拎起另一个欲踏上我膝盖爬到本仙君头上插花的小儿：“坐端行正，乃为人根本，你先生没教过你？”

也是圆溜溜的一双眼，直勾勾地看了看我，一瘪嘴，这孩子比方才那个精些——哇的一声，号啕大哭：“娘——娘——娘——祖父——小叔叔吓人！”

噼里啪啦一阵，哭声引来丫鬟，丫鬟去喊家丁，家丁去喊总管和奶妈子，奶妈子扶出夫人。两个忠心耿耿的家丁壮汉抖擞出武松上山的气概从我身边挟起两位小少爷，我向他两人亲切微笑，壮汉面露惊恐之色，一路狼烟狂奔回廊下。一颗颗人头，闪在八丈二尺远的地方，看鬼魂一样看本仙君。

有眼不识真仙，本仙君也不同他们一般见识。

几位持刀护卫簇拥出一位鬓角花白胡子也花白的人，绛紫猛虎袍，阔额方脸，面多风霜。不消说是东郡藩王真身。本仙君要暂做他些许时日的儿子，初见面需要联络下情谊。

我缓步向前，垂手敛身，放下身段，恭恭敬敬喊了一声：

“爹。”

东郡王虎目中异光四射，盯着本仙君。傻儿子忽然清醒，激动之情可想而知。东郡王兴奋得脸色煞白，浑身乱颤，黑眼珠向上一翻，过去了。

我宋珧元君化作李思明一事，十分顺利。

东郡王府的人看着我，抖了一天。东郡王爷醒来后，第二日请了位法师到我面前下了个大神。法师拿把桃木剑舞了一通，再咿咿咕咕念了一通，我看得甚是快活。正在兴起处，法师忽然环睁双目，直勾勾地看着本仙君，扑通一跪，将头磕得砰砰作响：“小道恭迎上仙。”

我吓了一跳，许多年不问凡间事，天庭最近没有新飞升的散仙，我还以为人间道术衰败。每想到市井中竟有人道行精进如斯，能一眼看出本仙君的真身。

法师战战兢兢，继续磕头：“小道修为浅薄，未能一眼看出白虎星君金身，望星君恕罪！”

白虎星君？天庭七十二宿八位星君，什么时候多了头老虎做上君？白老虎天庭倒有几头，都是养了把守天门的，几时移气换形，殿上称君了？！

法师挪动膝盖，转向东郡王磕头：“恭喜王爷，贺喜王爷。贫道斗胆戳破天机，小公子乃是天界白虎星君临世。王爷福泽隆厚，因结仙缘，此则上天福报。”

东郡王爷瞧着我，仍有些颤：“法师当真？犬子自幼痴傻不知人事，忽然间明事知理，识文断字，实在……”

法师起身：“王爷，小公子仙君临世，当然与常人不同，古人曾道，卧虎如石。星君数年潜气遁行，世人碌碌者，却不可知。”

东郡王爷对儿子是老虎星下凡一说很是满意，小儿子之所以傻，乃是老虎星一二十年都在睡觉，这种混话他也信了。他瞧着本仙君，终于不抖了，脸上还带上了春风。

“只是法师，如你所说，犬子潜息数年，为什么突然之间就醒过来了？”

我在桌上摸起茶杯，润了润喉咙。

法师一手负在身后，一手捻须：“天机不可泄露。”

扯你祖爷爷的蛋。

从此之后，本仙君在东郡王府里，过得十分舒坦。

东郡王将幼子思明是颗老虎星一事告之全府，我被暗中观赏数日，与王府中人渐渐熟络。我在王府四处踏看时，常有下人假装无意经过，试图和小公子我搭上一两句话。

东郡王命中克妻，夫人、如夫人前后娶过十来个，统统克死干净。加上本仙君这副李思明的肉身，东郡王共有三个儿子。长子思贤与次子思源争做世子，颇多明争暗斗。老虎星一说后，两位兄长都来瞧我这个兄弟寻新鲜。特意在别院的花园内摆酒，赏玩夜色，聊些闲话。须知我宋珧元君在天庭东飘西荡，喝茶品酒、下棋论道几千年，放观仙界，除了衡文清君，还没谁能谈得过我。经纶道典大略说了一两分，没留神儿天就亮了。两位兄长睡了一个白日，本仙君是颗老虎星一事越发坐实了。

再过数日，我在市井、茶坊、王府里大概摸清了南明帝君和天枢星君的近况。

命格星君曾告诉我，南明帝君在这一世名叫单晟凌，天枢星君的转世叫作慕若言。几日探听，方知他二人在俗世中竟甚有名声。尤其天枢星君，很能折腾，出本仙君意外。满城满巷的墙，都贴着缉拿慕若言的榜文，还有张半身的大画像。

据说单、慕两家都世代是朝廷重臣，两家相交数代，情谊深厚。十多年前南明帝君的祖父得罪了皇帝，满门抄斩。慕家偷偷地将单晟